

一、作者的證詞

追想 Ina

Ina, 一、兩個月以後，妳的兒子打電話給我。當時他客氣地稱呼我一聲“老師”。他是跟著您還在就讀小學的孫女們，同樣謙遜的輩分來喊我吧。他又添加進去，我不是很能夠明瞭，對於拿筆謀生的人，山壁邊懸掛岩塊一樣，時時謹慎地投射出恐會過重崩落的敬意。他的兩道濃眉用力扭擠，像是要掩蓋住家鄉溪畔在秋芒時節總會襲來的荒涼；也流露了不是空洞拿筆的勞動者才有，隨時堵塞住遠洋船員般思念岸上親人的感傷。他的語氣輕緩，忽近、忽遠岸浪般在我耳邊響起。我解讀那是溯源自古民族，天然的優雅。我們總共沒聊上幾句話。他只簡短傳遞了 Ina 交代信息。

太陽落下了。

妳的兒子比部落裡面的其他男子黝黑得多。我記得妳是台東馬蘭的。我看過的，每一個妳的孩子，從大女兒到這個唯一兒子到小女兒到小女兒生養的那三個小孫子女，都墨浸在那一層非 Pangcah¹ 的深色皮膚當中。月色下的烏亮天空。那是屬於妳的老公。跟妳一起最早找到這一塊地，合力闢荒建屋的那個早逝男人。排灣。我是怎麼知道的？妳的大孫女有一回跟我抱怨，她如願以償入籍都市，正式上學的校內美勞課程，安靜捏陶，竟奇怪長出了從你們台東鄉下老屋隔代懷胎的靈感—室內某處陰涼地方，長輩總是遙遠雕像般獨自坐在那兒；不是現世、亦非靈界，好久好久了都還是那樣不動，活的擺設，不明用途陶罐之類的舊器物堆裏頭，熟悉像是閉口不語的當下時間內徘徊不去祖先，借助冷天裡柴燒火堆，撲撲爆響星苗紅光，又活過來的，好幾代以前巫術指導出來，一樣不為國民教育美術習性所規範的古造形。它完成之後，還繼續發出家屋環境才有，吱吱喳喳祖靈們爭執個不休，擁有和過去時間的人溝通特權，準確祭祀力附著上身的陶製物件。課堂上漢人教師總無法理解，捏出令人不安造形的這個黑亮皮膚女孩。Ina 妳的長孫女好容易爭取到的附近小學正式學籍，實質並沒有保護到從血液發出挑釁聲音的她。理應安頓她身心的才藝式美勞作業，少女想像投射的日常，竟也會面臨到從師長的文化防衛心理而來，面對異質造形根本的排斥。

他們瘦削，則像妳，Ina。

早幾年，我接到祖母喪聞，也類似是從嗶嗶 CALL 的例常回覆電話，才找到了了遠方的人。難道 Ina 已經將我看作她家人了？

一開始，是妳主動要來靠近我的，Ina。

¹ Pangcah 是阿美族人的自稱。

那幾年間，劉老師固定進來部落，帶孩子們畫圖。我經常跟著。現在回想，我根本是什麼也沒做，保有不錯正職工作的女廢青，那幾年。妳一定在忙碌於家務的同時，旁邊仔細偷瞥過，我不時晃進部落來的鬆散舉止。有好長一段時間了。我才終於看見妳對著我在發笑。妳想認識我。可是我明明是個拿筆拿相機，只會粗魯入侵而不懂得生活當中確實苦難的人。我換做是闖進了，蓋上威武官印、擁有房契、地契、登錄戶籍等正當文件保障的其他家屋密集聚落，是不是我老早被列為不受歡迎的外來者？或者之前那麼長一段期間，妳已經宛如叢林內智慧藏匿的一隻護幼母獸。妳本能保持警醒，再持續掃射妳銳利目光，偵查我那迷途似的，重複又不是返家地從外面走了進來，不明原因落單的一雙浮華腳印？

請不要太相信，我徒勞東拼西湊出來，這些非常不準確的昨日記憶。

我慣常從唯一出入口的那一條無名小路，重複迷途般走進去妳的“手作”部落。那沿途大致是礫石與泥濘背負的溪埔草叢，和堆疊如末世景象的工業廢棄物小丘交錯，沒有過去也走不到明天的三不管地景。人為拋置的不朽鏽鐵塑料山巒與詭異色澤作嘔氣味的地表淺溪共構成非常沒有方向感的我，進出必要的路徑辨識標誌吧。當我越發走近了部落，時而路面上不是陷入了颱風來襲之後的淹水泥濘情狀，印象中溪魚都要翻蹦、游登上岸來閒逛了。要不，部落又上新聞，幾棟板模家屋燒毀了又建，建成了又幾週後一夕燒成灰燼，而頻仍造就了慈濟師兄師姐們，在距離首善都會區不會太遠的這處“山上”部落，有本事展開急難快速救援的強大慈善動員力。對喔，我記起來了，大小不一的連續幾場災事當中，有一回的暗夜火勢，竟將 Ina 的那棟家屋也吞嚥去大半。她多年來珍惜保存的那一件豐年祭穿戴傳統服飾也就失去了。

事隔十多年，現在果真我來個翻箱倒櫃，或許還是能夠找到，我在 Ina 火燒家屋之前拍攝，全身穿戴 Pangcah 傳統服飾的那幅舊照吧。當年 Ina 是怎麼樣動心起念，讓我穿戴起她在跳舞的豐年祭上，生命儀式意義濃厚的全副盛裝呢？我清晰記得，她看著我穿戴傳統服的時候，莊重滿意神色。我當時其實並沒有懷抱去穿戴上 Ina 族服的很大想望。我總覺得，自己畢竟只是不時進來關心部落處境的一名外來者，無權越位穿戴起她們身分認同象徵的族服。只有 Ina 她們從小到年老，年復一年讓部落祭典儀式當中的傳統歌舞，祖靈禱詞一樣地浸透到她們身軀與官能，黏貼住她們和祖靈之間溝通密道的這個第二層皮膚—族服的穿戴，方才真正得到了祖靈的祝福。

那時候我一度猶豫，自我批判恐怕成了許多豐年祭現場，膚淺跟著族人們跳舞、喝酒，又刻意穿上人家族服拍照，留下浮誇不實影像的一名都市部落“觀光客”。當我面對 Pangcah 母親的贈衣，儀式似的接受盛裝那一刻，Ina 鄭重其事，微笑注視著我的表情，至今停留在我腦海。我解讀那是來自優勢母系文化的 Ina，慷慨接納了我這個血統上異族的晚輩。

只是當年我還年輕，萬萬沒有料想到，這套活的族服可能會在短期內喪亡。Ina 於祭典時隆重穿戴的這副盛裝，竟伴隨脆弱環境下的板模家屋，真所謂葬身火海，沒隔幾個月期間就罹難了。

我感覺是有著嚴密組織的那兒基督長老教會，信眾們以日常勞動最貼近膚觸的工地板模，穩穩當當打造出可啟示他們部落不滅感的一座教堂。我參加過這群都市 Pangcah 的母語主日崇拜。短暫用後即丟的板模建材是這座基督聖堂的身體。我總覺得它們一點兒也不寒嗆，是能夠在聖徒們疲憊時刻，彈性延展開來，柔軟包裹住聖 Pangcah 們的大片襪襪布。我唯一在那兒禮拜的早晨，汗顏不是很認真在祈禱，反倒忙著以膽怯目光逐一觸摸，將聖堂英雄式拼築起來的四周一塊塊板模，懷想它們頻仍流浪的克難身世。它們又是無固定棲身處所的這一群 Pangcah 營造工人們，鷹架叢林中一齊高高抬舉起敬拜靈魂的日常夥伴。我當時感覺這座聖堂一點兒也不寒嗆。記憶中，它一直隨著聖 Pangcah 們吟唱聖詩旋律，飄散著原鄉工寮才有，青澀中滲透腥香草味的荒山氣息。聖堂旁邊又有小溪澗流淌過去時微音的伴奏。禮拜座位上敬謹的男、女聖徒們，則用他們慣常攀爬危惡鷹架的那股倖存者威嚴，與高揭十字架的聖講台上，晨霧般輕薄易散的教會牧者講道聲，形成某種隱晦不明的對峙局面。

體格微胖但不失精壯的那位中年部落頭目，也是這間都市教會的長老。我不禁懷想，當年他面對官方拆遷壓力，是如何祈禱尋求上帝的引導？等到他不得不屈服於國家技術官僚專斷的治理邏輯，部落內部帶頭議決，接受集體遷住到出租集合大樓的安置方案，上帝又是怎麼親自安慰了他？他們拆遷的十多年後，我在他們集體移住的集合大樓生活區，瞧見這位末代頭目輕度弱智的兒子。當時他正在那個區域，路街上無事地遊蕩，像是認真尋覓著他日常熟悉的 Pangcah 鄰里。一旁就有族人細聲告訴我，前幾年間，連那名頭目也付不出所謂的優惠房租，二度迫遷威脅下，黯淡搬離了由官方安置謊言所建成，合法但比蜘蛛網絲還脆弱的那座崩離中集合住宅部落。

部落烽煙四起。撤離的 Pangcah 族人們親自起火，狠狠除滅掉自己一手營建的板模家屋。板模尚未焚燒為徹底的灰燼。難民在戰火下拋棄世代家園的淒清景象，也不過如此。我沿著同一條野性的荒路進到部落。那是即將迎接夜幕來臨的普通黃昏時刻。我唯可預知，這個地方將不再出現夜裡溫暖升起的柴火。廣場上孩童嬉戲聲停止。

那是我最後一次進去。瀕死的部落。我如昔，越來越走進入部落無政府規劃的生活核心區。難道是為了搜尋活口，期待他們的餘生？

我在煙燼前的部落遺址慌張搜索著 Ina 的身影。我一邊手握簡易型號的數位錄影機。邊行走，邊拍錄下來沿途景象。是為了清洗掉的部落歷史蒐證？

只她一人，遇難似的驚恐瑟縮在親手搭建的板模家屋內。四面八方烽火未息。她的孩子、孫子們都已馴服搬遷，浮面安適地住進了新租賃的提前衰敗集合大樓內。我會有錯覺，她是不是已將今夜唯一活口的這棟板模小屋，看作自

已終老的孤獨墓穴？她若離開這個熟悉的穴窩，就將淪為無處藏身的都市叢林內困獸？

難道我來，是要將她帶離被迫棄守的焚毀中部落？

難道我相信，她能夠繼續在別的地方存活下去？一回到原鄉？住進去遠離會呼吸土地的集合大樓內？

困獸啊！Ina, 那一回部落最後黃昏，我親眼目睹的妳已經不願意再流浪下去。

「沒關係！我今天晚上要住在這裡。」我記得她是這樣回答

烽煙四起。棄守。公權力強大到無法給予他們更多商榷機會之後的部落自毀。

那棟嶄新營建雄心規劃才到了一半的板模部落活動中心、詩歌如輕霧瀰漫的板模部落基督聖堂、蜿蜒小徑更深走進去，那個偷偷親吻妳臉頰的美少年阿威有他高大美麗 Ina 營建起來的家屋、男童灑尿如灌籃的部落籃球場、暑假回到花東老家採海帶被大浪捲走的阿道和他遺孀帶在身邊的四個雉子女所經營大馬路邊經常擺放著任性桌椅等候族人下工返回後圍滿了它們吃吃喝喝的部落族人捨不得的板模小店舖……從盤踞十多年的都市邊陲地景上消失了。

幾個月之後，我記不清楚是遇見了 Ina 的兒子，還是他打電話給我？或者他那兩道濃眉鎖住的苦悶其實是我未完成的假想場景。

他說了什麼呢？

他們全家老小在一輛廂型車運載下回到台東老家。途中發生車禍翻覆。其中受傷比較嚴重的家人倖存下來。獨有傷勢不重的 Ina 走了。

我只點點頭。

他說 Ina 停止呼吸以前，交代他要替代 Ina，來跟我道別。

那是在族人自行摧毀部落的最後一夜去探望她。我們之間生出某種默契。Ina 感知到我對她如何活下去？餘生在那個地方度過？以至於她單單要倖存下來，都變成是那麼高難度的挑戰？通通多了幾層理解。

Ina 若非喪失了活下去的意願，怎麼會僅只是輕傷就放棄了呼吸？

Ina 活不下去的事實，是在都市邊陲戰火連天，她一個人孤單住了下來的部落最後一晚，我就看見了。

那是我對您一個人的最初始承諾：寫下讓妳停止呼吸，不再呼吸的那些部落裡面，所有都市裡流浪的 Ina 們家的故事。

您清唱給我聽的木工之歌，已經被都市裡年輕的 Pangcah 們遺忘了嗎？

每回我再進中正紀念堂那兒的兩廳院內觀賞藝文表演，我總會記得來，Ina 妳在猶然恐懼的情緒網羅中，怎麼證詞當年這個偉大人文地標在如火如荼工程營建期間，那些友朋 Pangcah 們如何攀爬上去好幾層樓高度鷹架上頭，任何疲累稍無法踏穩腳步的瞬間，他(她)們可能就掉落下來，摔碎了豐年祭當中不息海浪般歌舞著的身軀，以及他(她)們還來不及訴說給孩子們聽，介乎歡樂與控訴邊界的來到都市者共同遺言。